



深度 生死观

生死观：车祸、怀孕、怪病——我与我的陌生身体

车祸在先，怀孕在后，孕期又罹患怪病，我面临抉择，害怕服食类固醇，会导致宝宝畸形，此时男友母亲竟暗示我引产。一离开医院，我对著肚子道歉：“对不起，妈妈竟然没问过你的意见，擅自决定不要你！”我再也不想这么做了……。

特约撰稿人 郑语谦 发自台北 | 2018-03-31



图：Tsengly / 端传媒

生完孩子不到一周，我正因涨奶而全身发烧。一旁的老公，无心说了一句：“妳朋友说，她很少去医院；每次去医院，都是为了看妳。”多么刺痛人的一句话。我哑口无言，心中却又急又气：“这才不是我！”

小时候我念体育班，打球、跑步都是我的强项，每年运动会，我几乎包办所有竞赛项目。出社会后，我维持规律运动，“不健康”绝对跟我沾不上边。

成为记者的第一年，我在赶著跑新闻的路上出了一场车祸，造成半年后颈椎间盘破裂。从脖子、肩膀、左手臂，到整片左半部上肢渐渐麻痺，医生警告若不处理，则可能有半身不遂风险，需立即开刀清除骨头碎片。

第一道伤口：“我不是不健康！只是经历过一场意外.....”

躺在病床上的我，转头看看左右的“病友”，全是上了年纪的长辈。我的“太年轻”，显得格外突兀。自以为伸头一刀就没事了；没想到被推进手术室的瞬间竟开始害怕，掉眼泪却不敢哭出声。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白皙的脖子上，就留下了一道醒目的疤痕。

27岁的年纪，颈子被外科手术深深划开了一刀，换了一个人工椎间盘，生活没甚么不便，只是，此后开始，我便觉得自己仿佛被烙上“次等身体”的记号。

第二道伤口：“下雪”的身体，以及被割下的“一小块肉”

我不曾想过，身体第二次被划开，会是因为怀孕。

33岁这一年，我还没结婚。我患有子宫肌腺瘤，担心生不出孩子，和男朋友决定，将生子计划排在结婚之前。没想到孩子来得很快，虽然意外，但我们非常开心，准备迎接小生命。人生却在此时急转弯。

2017年春天，在我怀孕正满三个月、每天晕眩孕吐之际，不知何故，皮肤从腰侧开始发红疹。它们向四面八方蔓延到腹部、胸口、颈部、接著是手臂、大小腿，最后一片一片爬上我全身。

原以为是季节性过敏，加上考量怀孕，我不敢贸然就医吃药，决定忍过就好。未料红疹造成的发痒，就像发自血管深处的骚动；只要躺在床上，便会痒到弹跳起来。夜里总是无法安睡，全身痒著，直到天亮。

无法成眠也无法好好工作，不得已，我只好到诊所看医生。这名诊间总是大排长龙的知名医生，见我怀孕不满三个月，只敢开外用皮肤药。结果，擦了不但没好，甚至全身开始发热。

在朋友介绍下，我又看了第二个、第三个医生，有位医生开了抗生素给我吃。连吃了三天后，我竟然整张脸肿了起来，眼睛被压扁得只剩一条缝。全身肿胀、既痒又痛，就连下体也膨胀变型。不仅如此，一身皮肤开始脱皮。

这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到教学医院求助了。“妳这可能是药物过敏，不控制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先住院，明天切片。”医生说。

“什么？又要在我身上划刀？”我无语。由于不清楚过敏源，皮肤科医生担心我可能罹患“史蒂芬强生症”（编者按：Stevens-Johnson syndrome，是一种发生在身体皮肤与黏膜组织上的发炎反应），嘱咐须立即住院吃药打针治疗同时抽血切片检验。

住院的第二天，我全身从脸、耳朵、脖子、手脚，胸部、下体直到脚趾头，每一吋皮肤都变成皮屑。“我的身体在下雪，”我自言自语著，“好恶心。”只要一抖动，片片皮屑便会挂在乳房上、嘴角边，好像要脱落了，却久久不落下。

坐著轮椅被推进切片室，医生先是要我全身脱光，站在强光处，让他制作病理档案。喀擦、喀擦！镜头对著我的裸体，闪光灯不断闪射，镜头强硬无理的靠近我每一吋肌肤，“先不要动喔，这样才不会失焦。”我赤裸得无处可躲。

接著是局部麻醉，然后，手术刀就朝著大腿划去。“不会留疤啦，小小一块肉而已。”医生的口气很轻松。

对医疗来说，这“小小一块肉”不过是简单的检查程序；对我，却是第二个难看的伤口。连同第一个伤口，两个刀疤成了淡褐色线条，永久划在我的身上。连续几天，医生大阵仗前来巡房。我以为是要看我的病灶，顺从的在十多名年轻男女医师前撩起衣物，毫无遮掩，任人看尽我身体的皮一片片掉落成屑，脸皮犹如鱼鳞干硬。

那时，你会以为自己不是人，只是个生病的物体；直到一票人浩浩荡荡离开，两个医学生拿著手机回头，请我再把衣服撩起，对著我的身体拍照。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下一刻，只转头跟男友说：“我觉得好不舒服……”，接著眼泪掉个不停。

住院前两周，我在焦虑中度过，看著身体变型、皮肤红肿、不断掉皮。每早，在病床醒来，就会发现满床的皮屑，没有人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这两周，我的脸肿得不像自己，体重因为水肿，在短短一周内飙升了7公斤，拖著肥肿的四肢，每步步履阑珊。我不认识这样的自己：丑陋、变型、虚弱。看到浴室的镜子，只能把头别过去。

住院近一周，注射抗组织胺吃止痛药，病情却没有明显进步，主治医生向我说明，虽然不是史蒂芬强生症，但怀疑是另一种药物过敏“DRESS”（药物疹合并嗜伊红血症及全身症状，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决定要使用类固醇。

“我怀孕，医生，可是我怀孕啊！”我看了那么多名医，强忍痛痒不吃药，就是担心伤害肚子里刚萌芽的小生命。现在，却要我注射类固醇——如果过量，导致宝宝畸形该怎么办？

为了控制病情，也为了解决我的疑虑，皮肤科医生协同妇产科医生评估，并向我说明施药都在安全范围。

可是，就算所有医生都说“安全”，我内心依旧焦虑不已，我每天擦的类固醇药膏上明明白白写著：“新生儿的母亲怀孕时，大量或长期使用本品治疗，则不能排除副作用的可能”。而我可是每天口服四次，搭配全身敷外用类固醇包著保鲜膜过夜啊。

长庚医院最新研究指出，整个孕期使用强效的类固醇药膏，总量不超过300公克，就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而我的主治医师却采“封闭疗法”，希望让药物更快有效率的被皮肤吸收。每晚睡前，我都要先进行“包膜”大工程：先将全身脱光，由护理人员像涂油漆一样，为我全身涂抹厚厚的类固醇和凡士林，然后从手肘、手臂、腹部、大腿，全身每一处都被保鲜膜紧紧包裹捆绑才能睡觉。但“被包膜”的皮肤不密不通风，这种不规则的包法更导致皮肤搔痒加剧。夜里，我只要翻个身，保鲜膜就会移位，根本无法安睡。最灰心的时候，我一度觉得自己像是腐尸烂肉——已经不被当成人了。

因此，每天上午医生巡房时，每个病床都安静听医嘱，只有我这床上演医病战争。我总是问：“为什么现在还不知道过敏源？真的百分百可以确定我的小孩没事吗？为什么白血球指数一直飙高？”医生这样答：“过敏原因还要找，白血球降不下来是因为服药，我们已经找妇产科医生评估过，用药没有问题，还是你觉得我们诊断有问题？”

医病关系不断拉警报，我甚至请假外出，在住院期间多次到其他医院的妇产科求助。有天男友的妈妈打电话来，暗示我：“如果父母明知道有问题，还要把小孩生下来，这种父母应该打屁股！”

一通电话，把我的信心击垮。我吓坏了。原来，当我一心一意只想治疗自己，搞清楚自己吃下肚、涂抹的药物会不会伤害胎儿以外，竟然有“拿掉小孩”的“解决办法”。

自我治疗皮肤以来，我忍著病痛，彻底做功课、研究药物副作用、不断电话咨询医师，就怕伤害胎儿。加上荣总医疗团队的把关，我从来没把“引产”作为一个选项。

那通电话后，同一天，我又外出一次看妇产科，忍著泪水，我问了妇科医生：“请问法定引产是几周？”问出口，我就愧疚得要死，仿佛开了口，就像在跟腹中的孩子道别。当时男朋友也在一旁，一个大男人，忍不住眼泪。

我的产科主治医生气得回我：“这已经不是医学可以回答的问题！”“就算是正常没吃药的妈妈，也是有生出畸型宝宝的机率！”

一离开医院，我拚命的跟肚子里的生命道歉：“对不起，妈妈竟然没问过你的意见，擅自做决定不要你！”我再也不想这样做了。

“妈妈不好，小孩也不会好。”皮肤科主治医师告诉我，即使是罹患更严重免疫系统疾病孕妇，也有人一边施打类固醇，最后诞下健康的宝宝。

既然决定留下孩子，我只能怀抱信心，当个“配合的病人”按时服药。或许是生病的照片太吓人，一堆人说要来看我，我的大学老师跑来医院为我祈祷，还有拥有“特殊能力”的朋友称在我的照片中看到“脏脏的东西”，说要来医院为我“驱魔”。来自各方面的关怀陆续涌入，当时，光是有人透过脸书为我打气，就足以让我热泪盈眶。

病好得很慢。虽然病情已经获得控制，但医生仍无法明确诊断是甚么原因导致过敏。一个月后，我出院了，仍然又红又痒，每当气温较热，或我心情感到焦虑、有压力时，红色疹子就会浮出，这个“皮肤病”已经如影随形跟著我。我的脸色依旧难看，只能羡慕地看著其他准妈咪朋友们怀孕期间气色红润，还拍了沙龙照，我自己却连镜子都不敢照。

第三道伤口：我以为我会哭，结果我笑了

不过，要生出健康小孩的决心没有变过。我一直以自然产为目标，原以为生产那刻，我会因为各种委屈、开心等情绪复杂得大哭，没想到躺在产台上，用尽全身力量，平安把孩子诞生下来的一瞬间，医护人员把孩子抱来我的眼前时，看著他，我却笑了。

新生命需要的是迎接他的笑容。我躺在产台上，很开心、很骄傲。我躲过原本医师评估可能要进行的剖腹产，靠著自己的力量，十多分钟就把孩子生出来，不顾医生还在处理切开会阴的伤口以及肌腺瘤，我转头看著宝宝：“孩子，欢迎你，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多么的奇妙啊。”

“能让你平安健康的生下来，真的是太好了！”我对他说。我的孩子看起来健康漂亮，正缓慢而好奇的适应著这个新环境。

新生命珍贵，但我要战斗的，却还有自己的精神状态。怀孕期间，身体的折磨，更让我难受的是心理上的压力和自我贬抑。

过敏住院时，有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们在病床旁，认真而热烈的讨论新专题，我像个局外人，感觉好自卑。

从生病请假住院已经一个月，看著同期的工作伙伴一路往前，有了更好的发展跟去处，我却被迫留在原地，加上当时我也刚换东家，本该大求表现，破败的身体，却牵制住了我的野心，把我绑在医院，什么都不能做。

那时脑子里尽是负面的想法，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毫无用处，只能不断不断的麻烦别人。

而这个想法在出院、甚至生产完后，依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怀孕过程的过敏还没好，外表变得苍白、浮肿，实在只能用丑陋形容我自己，我对老公竟莫名有种“对不起，让你只能看这样的女人”的内疚感，因为这种残缺感，让我只要有一点点打击都很想哭。

记得刚生完小孩开始挤奶水的第三天，因为涨奶全身发烧，且腋下莫名肿了像乒乓球大小的肿块。我一个人坐在沙发挤奶，真得好痛，我以为生完我就会完全痊愈，没想到身体一样虚弱就算了，连涨奶都比别人严重？我问自己：“到底怎么了？难到我的身体真的次人一等？”

或许是怀孕前累积太多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加上怀孕的荷尔蒙影响，过敏反映在我身上就显得特别剧烈。只要有人随口对我说：“妳的体质好差！”我就会在内心呐喊：“我只是因为意外、我只是因为怀孕，我不是生病，我不是身体不好！”

实在累积太多负面的情绪，以至于自己也像刺猬一样，和伴侣说话也常常剑拔弩张，加上接二连三的身体出状况，我一直很担心小孩的身体健康，记得我在医院病床时，不断向上天祈祷“请给我一个健康无虞的孩子”就可以，直到出生后，我都向上天拜托，不用很聪明很优秀，不要“成龙、成凤”，只要“普通健康”就好。

没想到小孩不但健康，出生后每项健检都合格，甫出生时在产台上的“哭声”，得到满分十分，比对卫福部发给的宝宝健康手册，一直保持在“PR99”的成长曲线，体重、身高也直线飙升。

看著小孩如此健康，我的内心逐渐从抑郁不平，变得感谢一切——感谢小孩这么健康、这么爱笑，感谢他来到我的生命里。我这才想，孩子这么健壮，我一定不是什么“次级品”吧？

我坚持亲喂母乳。为了让母乳有足够营养，我天天亲自到市场买菜、下厨，减少外食，透过健康的饮食，身体逐渐恢复，虽然恢复速度很慢，但我告诉自己：“我要让宝宝一直都这么健康。”

对自己的看法，从一开始的“我输了”、“我就是病了”，逐渐转变为“虽然生病了，但是我会好起来，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至于皮肤过敏，最终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能确定后来是因为抗生素合并药物过敏DRESS，现在的皮肤仍然有些红肿，身体还在痊愈的路上。

我时常看著儿子：肚子饿了就哭，躺在我的怀抱里，便能安稳的睡。原来，生命是从这样简单的需求满足开始的。随著孩子的诞生与快速长大，我知道，再沉溺在自己的负面情绪，就会吞噬掉该给他的快乐和笑容。每个生命的诞生都应该被看重，都有获得爱的平等权利。

现在我开始重拾规律运动。我的孩子健康爱笑。或许下个春天，我的不明疾病又会发作，但那又如何？生活想必还是可以过得甜美。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9.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10. 抗议逃犯条例行动，11日行动全纪录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